宋史/卷36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六十 ◄

宋史
卷三百六十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

► 卷三百六十二

張浚子:枸

張浚

張浚，字德遠，漢州綿竹人，唐宰相九齡弟九皋之後。父咸，舉進士、賢良兩科。浚四歲而孤，行直視端，無誑言，識者知為大器。入太學，中進士第。靖康初，為太常簿。張邦昌僭立，逃入太學中。聞高宗即位，馳赴南京，除樞密院編修官，改虞部郎，擢殿中侍御史。駕幸東南，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，浚奏奪世忠觀察使，上下始知有國法。遷侍御史。

時乘輿在揚州，浚言：「中原天下之根本，願下詔葺東京、關陝、襄鄧以待巡幸。」咈宰相意，除集英殿修撰、知興元府。未行，擢禮部侍郎，高宗召諭曰：「卿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朕將有為，正如欲一飛沖天而無羽翼，卿勉留輔朕。」除禦營使司參贊軍事。浚度金人必來攻，而廟堂晏然，殊不為備，力言之宰相，黃潛善、汪伯彥皆笑其過計。

建炎三年春，金人南侵，車駕幸錢塘，留朱勝非于吳門捍禦，以浚同節制軍馬，已而勝非召，浚獨留。時潰兵數萬，所至剽掠，浚招集甫定。會苗傅、劉正彥作亂，改元赦書至平江，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。未幾，傅等以檄來，浚慟哭，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。

時傅等以承宣使張俊為秦鳳路總管，俊將萬人還，將卸兵而西。浚知上遇俊厚，而俊純實可謀大事，急邀俊，握手語故，相持而泣，因告以將起兵問罪。時呂頤浩節制建業，劉光世領兵鎮江，浚遣人齎蠟書，約頤浩、光世以兵來會，而命俊分兵扼吳江。上疏請復辟。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，命將所部詣行在，浚以大兵未集，未欲誦言討賊，乃托雲張俊驟回，人情震讋，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。

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，張俊曰：「世忠來，事濟矣。」白浚以書招之。世忠至，對浚慟器曰：「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。」浚因大犒俊、世忠將士，呼諸將校至前，抗聲問曰：「今日之舉，孰順孰逆？」眾皆曰：「賊逆我順。」浚曰：「聞賊以重賞購吾首，若浚此舉違天悖人，汝等可取浚頭去；不然，一有退縮，悉以軍法從事。」眾感憾憤。於是，令世忠以兵赴闕，而戒其急趨秀州，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。世忠至秀，即大治戰具。

會傅等以書招浚，浚報云：「自古言涉不順，謂之指斥乘輿；事涉不遜，謂之震驚宮闕；廢立之事，謂之大逆不道，大逆不道者族。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，一旦遜位，豈所宜聞。」傅等得書恐，乃遣重兵扼臨平，亟除俊、世忠節度使，而誣浚欲危社稷，責柳州安置。俊、世忠拒不受。會呂頤浩、劉光世兵踵至，浚乃聲傅、正彥罪，傳檄中外，率諸軍繼進。

初，浚遣客馮轎以計策往說傅等，會大軍且至，傅、正彥憂恐不知所出。轎知其可動，即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，使率百官請復辟。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。浚進次臨平，賊兵拒不得前，世忠等搏戰，大破之，傅、正彥脫遁。浚與頤浩等入見，伏地涕泣待罪，高宗問勞再三，曰：「曩在睿聖，兩宮隔絕。一日啜羹，小黃門忽傳太母之命，不得已貶卿郴州。朕不覺羹覆於手，念卿被謫，此事誰任。」留浚，引入內殿，曰：「皇太后知卿忠義，欲識卿面，適垂簾，見卿過庭矣。」解所服玉帶以賜。高宗欲相浚，浚以晚進，不敢當。傅、正彥走閩中，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，與其黨皆伏誅。

初，浚次秀州，嘗夜坐，警備甚嚴，忽有客至前，出一紙懷中曰：「此苗傅、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。」浚問欲何如，客曰：「僕河北人，粗讀書，知逆順，豈以身為賊用？特見為備不嚴，恐有後來者耳。」浚下執其手，問姓名，不告而去。浚翌日斬死囚徇于眾，曰：「此苗、劉刺客也。」私識其狀貌物色之，終不遇。

巨盜薛慶嘯聚淮甸，至數萬人。浚恐其滋蔓，徑至高郵，入慶壘，喻以朝廷恩意。

慶感服下拜，浚留撫其眾。或傳浚為賊所執，呂頤浩等遽罷浚樞筦。浚歸，高宗驚歎，即日趣就職。

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，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，則東南不可保，遂慷慨請行。詔以浚為川、陝宣撫處置使，得便宜黜陟。將行，禦營平寇將軍范瓊，擁眾自豫章至行在。先是，靖康城破，金人逼脅君、後、太子、宗室北行，多瓊之謀；又乘勢剽掠，左右張邦昌，為之從衛。至是入朝，悖傲無禮，且乞貸逆党傅、正彥等死罪。浚奏瓊大逆不道，乞伸典憲。翌日，召瓊至都堂，數其罪切責之，送棘寺論死。分其軍隸神武軍，然後行。與沿江襄、漢守臣議儲蓄，以待臨幸。

高宗問浚大計，浚請身任陝、蜀之事，置幕府于秦川，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，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，復以張俊、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。議既定，浚行，未及武昌，而頤浩變初議。浚既抵興元，金人已取鄜延，驍將婁宿孛堇引大兵渡渭，攻永興，諸將莫肯相援。浚至，即出行關陝，訪問風俗，罷斥奸贓，以搜攬豪傑為先務，諸將惕息聽命。

會諜報金人將攻東南，浚命諸將整軍向敵。已而金人大攻江、淮，浚即治軍入衛。至房州，知金人北歸，復還關陝。時金帥兀術猶在淮西，浚懼其復擾東南，謀牽制之，遂決策治兵，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。金人大恐，急調兀術等由京西入援，大戰于富平。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，殺獲頗眾。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，哲軍將校望見塵起，驚遁，諸軍皆潰。浚斬哲以徇，退保興州。命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之和尚原、大散關，以斷敵來路，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，孫渥、賈世方等聚涇原、鳳翔兵于階、成、鳳三州，以固蜀口。浚上書待罪，帝手詔慰勉。

紹興元年，金將烏魯攻和尚原，吳玠乘險擊之，金人大敗走。兀術復合兵至，玠及其弟璘復邀擊，大破之，兀術僅以身免，亟剃其須髯遁歸。始，粘罕病篤，語諸將曰：「自吾入中國，未嘗有敢攖吾鋒者，獨張樞密與我抗。我在，猶不能取蜀；我死，爾曹宜絕意，但務自保而已。」兀術怒曰：「是謂我不能邪！」粘罕死，竟入攻，果敗。拜浚檢校少保、定國軍節度使。

浚在關陝三年，訓新集之兵，當方張之敵，以劉子羽為上賓，任趙開為都轉運使，擢吳玠為大將守鳳翔。子羽慷慨有才略，開善理財，而玠每戰輒勝。西北遺民，歸附日眾。故關陝雖失，而全蜀按堵，且以形勢牽制東南，江、淮亦賴以安。

將軍曲端者，建炎中，嘗迫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。吳玠敗于彭原，訴端不整師。富平之役，端議不合，其腹心張忠彥等降敵。浚初超用端，中坐廢，猶欲再用之，後卒下端獄論死。會有言浚殺趙哲、曲端無辜，而任子羽、開、玠非是，朝廷疑之。三年，遣王似副浚。會金將撒離曷及劉豫叛黨聚兵入攻，破金州。子羽為興元帥，約吳玠同守三泉。金人至金牛，宋師掩擊之，斬馘及墮溪谷死者，以數千計。浚聞王似來，求解兵柄，且奏似不可任。宰相呂頤浩不悅，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，詔浚赴行在。

四年初，辛炳知潭州，浚在陜，以檄發兵，炳不遣，浚奏劾之。至是，炳為御史中丞，率同列劾浚，以本官提舉洞霄宮，居福州。浚既去國，慮金人釋川、陜之兵，必將並力窺東南，而朝廷已議講解，乃上疏極言其狀。未幾，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。高宗思浚前言，策免朱勝非；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，乃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。入見，高宗手詔辨浚前誣，除知樞密院事。

浚既受命，即日赴江上視師。時兀術擁兵十萬於揚州，約日渡江決戰。浚長驅臨江，召韓世忠、張俊、劉光世議事。將士見浚，勇氣十倍。浚既部分諸將，身留鎮江節度之。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術約戰，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。兀術曰：「張樞密貶嶺南，何得乃在此？」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。兀術色變，夕遁。

五年，除尚書右僕射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，都督諸路軍馬，趙鼎除左僕射。浚與鼎同志輔治，務在塞幸門，抑近習。時巨寇楊麼據洞庭，屢攻不克，浚以建康東南都會，而洞庭據上流，恐滋蔓為害，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，具奏請行。至醴陵，釋邑囚數百，皆楊麼諜者，給以文書，俾招諭諸砦，囚歡呼而往。至潭，賊眾二十余萬相繼來降，湖寇盡平。上賜浚書，謂：「上流既定，則川陜、荊襄形勢接連，事力增倍，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。」浚遂奏遣岳飛屯荊、襄以圖中原，乃自鄂、嶽轉淮東，大會諸將，議防秋之宜。高宗遣使賜詔趣歸，勞問之曰：「卿暑行甚勞，湖湘群寇既就招撫，成朕不殺之仁，卿之功也。」召對便殿，進《中興備覽》四十一篇，高宗嘉歎，置之坐隅。

浚以敵勢未衰，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，六年，會諸將議事江上，榜豫僭逆之罪。命韓世忠據承、楚以圖淮陽；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；命張俊練兵建康，進屯盱眙；命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以佐俊；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。浚渡江，遍撫淮上諸戍。時張俊軍進屯盱眙，岳飛遣兵入至蔡州，浚入覲，力請幸建康。車駕進發，浚先往江上，諜報劉豫與侄猊挾金人入攻，浚奏：「金人不敢悉眾而來，此必豫兵也。」邊遽不一，俊、

光世皆張大敵勢，浚謂：「賊豫以逆犯順，不剿除何以為國？今日之事，有進無退。」且命楊沂中往屯濠州。劉麟逼合肥，張俊請益兵，劉光世欲退師，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欲召岳飛兵東下。禦書付浚，令俊、光世、沂中等還保江。浚奏：「俊等渡江，則無淮南，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。且岳飛一動，襄、漢有警，復何所恃乎？」詔書從之。沂中兵抵濠州，光世舍廬州而南，淮西洶動。浚聞，疾馳至採石，令其眾曰：「有一人渡江者斬！」光世復駐軍，與沂中接。劉猊攻沂中，沂中大破之，猊、麟皆拔柵遁。高宗手書嘉獎，召浚還，勞之。

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，浚奏：「天下之事，不倡則不起，三歲之間，陛下一再臨江，士氣百倍。今六飛一還，人心解體。」高宗幡然從浚計。鼎出知紹興府。浚以親民之官，治道所急，條具郡守、監司、省郎、館閣出入迭補之法；又以災異奏復賢良方正科。

七年，以浚卻敵功，制除特進。未幾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。問安使何蘚歸報徽宗皇帝、甯德皇后相繼崩殂，上號慟擗踴，哀不自勝。浚奏：「天子之孝，不與士庶同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，今梓宮未返，天下塗炭，願陛下揮涕而起，斂發而趨，一怒以安天下之民。」上乃命浚草詔告諭中外，辭甚哀切。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，中外感動。浚退上疏曰：「陛下思慕兩宮，憂勞百姓。臣之至愚，獲遭任用，臣每感慨自期，誓殲敵仇。十年之間，親養闕然，爰及妻孥，莫之私顧，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，拯生民於塗炭。昊天不吊，禍變忽生，使陛下抱無窮之痛，罪將誰執。念昔陝、蜀之行，陛下命臣曰：'我有大隙於北，刷此至恥，惟爾是屬。'而臣終隳成功，使敵無憚，今日之禍，端自臣致，乞賜罷黜。」上詔浚起視事。浚再疏待罪，不許，乃請乘輿發平江，至建康。

浚總中外之政，幾事叢委，以一身任之。每奏對，必言仇恥之大，反復再三，上未嘗不改容流涕。時天子方厲精克己，戒飭宮庭內侍，無敢越度，事無巨細，必以咨浚，賜諸將詔，往往命浚草之。

劉光世在淮西，軍無紀律，浚奏罷光世，以其兵屬督府，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。而樞密院以督府握兵為嫌，乞置武帥，乃以王德為都統制，即軍中取酈瓊副之。浚奏其不當，瓊亦與德有宿怨，列狀訴御史台，乃命張俊為宣撫使，楊沂中、劉錡為制置判官以撫之。未至，瓊等舉軍叛，執呂祉以歸劉豫。祉不行，詈瓊等，碎齒折首而死。浚引咎求去位，高宗問可代者，且曰：「秦檜何如？」浚曰：「近與共事，方知其暗。」高宗曰：「然則用趙鼎。」檜由是憾浚。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。先是，浚遣人持手榜入偽地間劉豫，及酈瓊叛去，復遣間持蠟書遺瓊，金人果疑豫，尋廢之。

台諫交詆，浚落職，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，居永州。九年，以赦復官。提舉臨安府洞霄宮。未幾，除資政殿大學士、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。

金遣使來，以詔諭為名，浚五上疏爭之。十年，金敗盟，復取河南。浚奏願因權制變，則大勳可集，因大治海舟千艘，為直指山東之計。十一年，除檢校少傅、崇信軍節度使，充萬壽觀使，免奉朝請。十二年，封和國公。

十六年，彗星出西方，浚將極論時事，恐貽母憂。母訝其瘠，問故，浚以實對。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：「臣甯言而死於斧鉞，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。」浚意乃決。上疏謂：「當今事勢，譬如養成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間，不決不止。惟陛下謀之于心，謹察情偽，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，庶幾社稷安全；不然，後將噬臍。」事下三省，秦檜大怒，令台諫論浚，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，居連州。二十年，徙永州。浚去國幾二十載，天下士無賢不肖，莫不傾心慕之。武夫健將，言浚者必咨嗟太息，至兒童婦女，亦知有張都督也。金人憚浚，每使至，必問浚安在，惟恐其復用。

當是時，秦檜怙寵固位，懼浚為正論以害己，令台臣有所彈劾，論必及浚，反謂浚為國賊，必欲殺之。以張柄知潭州，汪召錫使湖南，使圖浚。張常先使江西，治張宗元獄，株連及浚，捕趙鼎子汾下大理，令自誣與浚謀大逆，會檜死乃免。

二十五年，復觀文殿大學士、判洪州。浚時以母喪將歸葬。念天下事二十年為檜所壞，邊備蕩馳；又聞金亮篡立，必將舉兵，自以大臣，義同休戚，不敢以居喪為嫌，具奏論之。會星變求直言，浚謂金人數年間，勢決求釁用兵，而國家溺于宴安，蕩然無備，乃上疏極言。而大臣沈該、萬俟卨、湯思退等見之，謂敵初無釁，笑浚為狂。台諫湯鵬舉、淩哲論浚歸蜀，恐搖動遠方，詔復居永州。服除落職，以本官奉祠。

三十一年春，有旨自便。浚至潭，聞欽宗崩，號慟不食，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。未幾，亮兵大入，中外震動，復浚觀文殿大學士、判潭州。

時金騎充斥，王權兵潰，劉錡退歸鎮江，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。浚至岳陽，買舟冒風雪而行，遇東來者云：「敵兵方焚採石，煙炎漲天，慎無輕進。」浚曰：「吾赴君父之急，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。」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。浚乘小舟徑進，過池陽，聞亮死，餘眾猶二萬屯和州。李顯忠兵在沙上，浚往犒之，一軍見浚，以為從天而下。浚至建康，即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，請乘輿亟臨幸。

三十二年，車駕幸建康，浚迎拜道左，衛士見浚，無不以手加額。時浚起廢復用，風采隱然，軍民皆倚以為重。車駕將還臨安，勞浚曰：「卿在此，朕無北顧憂矣。」兼節制建康、鎮江府、江州、池州、江陰軍軍馬。

金兵十萬圍海州，浚命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救，大破之。浚招集忠義，及募淮楚壯勇，以陳敏為統制。且謂敵長於騎，我長於步，衛步莫如弩，衛弩莫如車，命敏專制弩治車。

孝宗即位，召浚入見，改容曰：「久聞公名，今朝廷所恃唯公。」賜坐降問，浚從容言：「人主之學，以心為本，一心合天，何事不濟？所謂天者，天下之公理而已。必兢業自持，使清明在躬，則賞罰舉措，無有不當，人心自歸，敵仇自服。」孝宗悚然曰：「當不忘公言。」除少傅、江淮東西路宣撫使，進封魏國公。翰林學士史浩議欲城瓜州、採石。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幹，是示敵以削弱，怠戰守之氣，不若先城泗州。及浩參知政事，浚所規畫，浩必沮之。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，孝宗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。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，以動中原之心，用師淮堧，進舟山東，以為吳璘聲援。孝宗見俊卿等，問浚動靜飲食顏貌，曰：「朕倚魏公如長城，不容浮言搖奪。」金人以十萬眾屯河南，聲言規兩淮，移文索海、泗、唐、鄧、商州及歲幣。浚言北敵詭詐，不當為之動，以大兵屯盱眙、濠、廬備之，卒以無事。

隆興元年，除樞密使，都督建康、鎮江府、江州、池州、江陰軍軍馬。時金將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，都統蕭琦，屯靈壁，積糧修城，將為南攻計。浚欲及其未發攻之。會主管殿前司李顯忠、建康都統邵宏淵亦獻搗二邑之策，浚具以聞。上報可，召浚赴行在，命先圖兩城。乃遣顯忠出濠州，趨靈壁；宏淵出泗州，趨虹縣，而浚自往臨之。顯忠至靈壁，敗蕭琦；宏淵圍虹縣，降徒穆、周仁，乘勝進克宿州，中原震動。孝宗手書勞之曰：「近日邊報，中外鼓舞，十年來無此克捷。」

浚以盛夏人疲，急召李顯忠等還師。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宿州，與顯忠戰。連日南軍小不利，忽諜報敵兵大至，顯忠夜引歸。浚上疏待罪，有旨降授特進，更為江、淮宣撫使。

宿師之還，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，孝宗復賜浚書曰：「今日邊事倚卿為重，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。前日舉事之初，朕與卿任之，今日亦須與卿終之。」浚乃以魏勝守海州，陳敏守泗州，戚方守濠州，郭振守六合。治高郵、巢縣兩城為大勢，修滁州關

山以扼敵沖，聚水軍淮陰、馬軍壽春，大飭兩淮守備。

孝宗復召栻奏事，浚附奏云：「自古有為之君，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，以成治功。今臣以孤蹤，動輒掣肘，陛下將安用之。」因乞骸骨。孝宗覽奏，謂栻曰：「朕待魏公有加，不為浮議所惑。」帝眷遇浚猶至，對近臣言，必曰魏公，未嘗斥其名。每遣使來，必令視浚飲食多寡，肥瘠何如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。

金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、樞密院，索四郡及歲幣，不然，以農隙治兵。浚言：「金強則來，弱則止，不在和與不和。」時湯思退為右相。思退，秦檜黨也，急於求和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。浚言仲賢小人多妄，不可委信。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。朝廷復以王之望為通問使，龍大淵副之，浚爭不能得。未幾，召浚入見，復力陳和議之失。孝宗為止誓書，留之望、大淵待命，而令通書官胡昉、楊由義往，諭金以四郡不可割；若金人必欲得四郡，當追還使人，罷和議。拜浚尚書右僕射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，都督如故；思退為左僕射。

胡昉等至宿，金人械系迫脅之，昉等不屈，更禮而歸之。孝宗諭浚曰：「和議之不成，天也，自此事當歸一矣。」二年，議進幸建康，詔之望等還。思退聞之大駭，陽為乞祠狀，而陰與其黨謀為陷浚計。

俄詔浚行視江、淮。時浚所招徠山東、淮北忠義之士，以實建康、鎮江兩軍，凡萬二千余人，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余人，陳敏統之，以守泗州。凡要害之地，皆築城堡；其可因水為險者，皆積水為匱；增置江、淮戰艦，諸軍弓矢器械悉備。時金人屯重兵于河南，為虛聲脅和，有刻日決戰之語。及聞浚來，亟徹兵歸。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，山東豪傑，悉願受節度。浚以蕭琦契丹望族，沈勇有謀，欲令盡領契丹降眾，且以檄諭契丹，約為應援，金人益懼。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毀守備，以為不可恃；令尹穡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；又論浚費國不貲，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為拒命。浚亦請解督府，詔從其請。左司諫陳良翰、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，人望所屬，不當使去國。浚留平江，凡八章乞致仕，除少師、保信軍節度、判福州。浚辭，改醴泉觀使。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。

浚既去，猶上疏論尹穡奸邪，必誤國事，且勸上務學親賢。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為言，浚曰：「君臣之義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吾荷兩朝厚恩，久屍重任，今雖去國，猶日望上心感悟，苟有所見，安忍弗言。上如欲復用浚，浚當即日就道，不敢以老病為辭。如

若等言，是誠何心哉！」聞者聳然。行次餘幹，得疾，手書付二子曰：「吾嘗相國，不能恢復中原，雪祖宗之恥，即死，不當葬我先人墓左，葬我衡山下足矣。」訃聞，孝宗震悼，輟視朝，贈太保，後加贈太師，謚忠獻。

浚幼有大志，及為熙河幕官，遍行邊壘，覽觀山川形勢，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，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，及軍陳方略之宜。故一旦起自疏遠，當樞筦之任，悉能通知邊事本末。在京城中，親見二帝北行，皇族系虜，生民塗炭，誓不與敵俱存，故終身不主和議。每論定都大計，以為東南形勢，莫如建康，人主居之，可以北望中原，常懷憤惕。至如錢塘，僻在一隅，易於安肆，不足以號召北方。與趙鼎共政，多所引擢，從臣朝列，皆一時之望，人號「小元祐」。所薦虞允文、汪應辰、王十朋、劉珙等為名臣；拔吳玠、吳璘於行間，謂韓世忠忠勇，可倚以大事，一見劉錡奇之，付以事任，卒皆為名將，有成功，一時稱浚為知人。浚事母以孝稱，學邃于《易》，有《易解》及《雜說》十卷，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中庸》亦各有解，文集十卷，奏議二十卷。子二人、栻、枸。栻自有傳。

子 枸

枸字定叟，以父恩授承奉郎，曆廣西經略司機宜、通判嚴州。方年少，已有能稱，浙西使者薦所部吏而不及枸，孝宗特令再薦。召對，差知袁州，戢豪強，弭盜賊。尉獲盜上之州，枸察知其枉，縱去，莫不怪之，未幾，果獲真盜。改知衢州。

兄栻喪，無壯子，請祠以營葬事，主管玉局觀，遷湖北提舉常平。奏事，帝大喜，諭輔臣曰：「張浚有子如此。」改浙西，督理荒政，蘇、湖二州皆闕守，命兼攝焉。有執政姻黨閉糴，枸首治之，帝獎其不畏強禦，遷兩浙轉運判官。

未幾，以直徽猷閣升副使，改知臨安府。奏除逋欠四萬緡，米八百斛，進直龍圖閣。都城浩穰，奸盜聚慝，枸晝分地以警捕，夜戶不閉。張師尹納女掖庭供給使，恃以恣橫，枸因事痛繩之，徙其家信州，其類帖伏。南郊禮成，賜五品服，權兵部侍郎，仍知臨安，加賜三品服。修三閘，復六井。府治火，延及民居，上疏自劾，詔削二秩。枸再疏乞罷，移知鎮江。尋改明州，辭，仍知鎮江。召為戶部侍郎，面對言事，迕時相意。高宗崩，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，董山陵事。召還，為吏部侍郎。

光宗即位，權刑部侍郎，復兼知臨安府。紹熙元年，為刑部侍郎，仍為府尹。內侍

毛伯益冒西湖茭地為亭，外戚有殺其僕者，獄具，夤緣宣諭求免，枸皆執奏論如律。孝宗觀湖，枸以彈壓伏謁道左，孝宗止輦問勞，賜以酒炙。

京西謀帥，進煥章閣學士、知襄陽府，賜金二百兩，別賜金百兩，白金倍之。未幾，進徽猷閣學士、知建康府，繼復命還襄陽。甯宗嗣位，歸正人陳應祥、忠義人黨琪等謀襲均州，副都統馮湛間道疾馳以聞。枸不為動，徐部分掩捕，獄成，斬其為首者二人，盡釋黨與，反側以安。

升寶文閣學士、知平江府，未行，改知建康府。升龍圖閣學士、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。奉新縣舊有營田，募民耕之，畝賦米鬥五升，錢六十，其後議臣請蠲之。始，征兩稅和買，且加折變，民重為困，枸悉奏蠲之。進端明殿學士，復知建康府。以疾乞祠，卒。

枸天分高爽，吏材敏給，遇事不凝滯，多隨宜變通，所至以治辨稱。再渡以來，論尹京者，以枸為首。子忠純、忠恕，自有傳。

論曰：儒者之於國家，能養其正直之氣，則足以正君心，一眾志，攘凶逆，處憂患，蓋無往而不自得焉。若張浚者，可謂善養其氣者矣。觀其初逃張邦昌之議，平苗、劉之亂，其才識固有非偷懦之所敢望。及其攘卻勍敵，招降劇盜，能使將帥用命，所向如志。遠人伺其用舍為進退，天下占其出處為安危，豈非卓然所謂人豪者歟！群言沸騰，屢奮屢躓，而辭氣慨然。嘗曰：「上如欲復用浚，當即日就道，不敢以老病辭。」其言如是，則其愛君憂國之心，為何如哉！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，然亮能使魏延、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，亮能容法孝直，浚不能容李綱、趙鼎而又詆之，茲所以為不及歟！至於富平之潰師，淮西之兵變，則成敗利鈍，雖亮不能逆睹也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